

终生求索的一代宗师

——追忆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院士之三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宇芬

在长沙城东马坡岭的一条小路旁，有一个院子不同寻常。

院子不大，从办公楼走到实验室，再走到杂交水稻展览馆，也就几分钟路程。1984年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此成立。这是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的专业科研机构，时年55岁的袁隆平走上任研究中心主任。

30多年来，这个院子一直是杂交水稻研究的“圣地”。这里诞生了杂交水稻的若干明星品种和育种材料，创造了超级稻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，接待了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同行和嘉宾。

如今，距离袁隆平发现那株天然杂交稻过去了60年，杂交水稻早已在中国大地扎根，并且走出国门，播种在越来越广阔的田野。经过几代科技人接力，新兴的杂交水稻学科也已长成“参天大树”。

又到稻子生长时节，一代宗师袁隆平的生命，却永远停留在这个夏天……

高屋建瓴，成就战略科学家

袁隆平不仅是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，而且始终是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。他一生写下的论文并不算多，但在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阶段和节点，都留下了重要的学术思考，指引了研究的方向，被很多同行称为“战略科学家”。

1965年，袁隆平在论文中正式提出，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、雌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，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。

1976年，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。期间经历的制种闯关，见证了从亩产10多斤到70多斤的飞跃，经验弥足珍贵。次年，袁隆平发表了论文《杂交水稻制种和高产的关键技术》，总结制种研究和试种栽培经验。同时，还发表《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》，解释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科学原理，澄清了一些错误的观点，提出尽管现有杂交水稻优势不够理想，但不能否认水稻杂种优势方向的正确性。

因为中国走在杂交水稻研究的最前面，所以，当目标出现迷茫时，袁隆平要为杂交水稻界指点研究方向。

不满足业已取得的成绩，袁隆平提出“杂交水稻的发展战略”，展开两系法杂交稻的研究。取得成功，他再次发起研究超级杂交稻。

超级稻二、三、四期攻关的领跑品种Y两优1号、Y两优2号、Y两优900，是袁隆平学生邓启云的杰作。这是形态改良结合杂种优势利用思路指导下的结果。当初袁隆平要邓启云走这条路时，邓启云还纠结了好一阵。

那是1997年，邓启云开始攻读袁隆平的博士研究生。起先，袁隆平给邓启云设定的研究方向是马来西亚野生稻中的高产基因。这个方向正与邓启云“搞通分子育种”的人生规划一致，

他兴致勃勃地做起了研究。

大半年后的一天，袁隆平在南京考察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形态特别好的杂交水稻品种，这启发了他的灵感。回到长沙后，他一头扎进长沙的试验田里观察、测量了大量数据，写下了著名的论文《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袁隆平提出了“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选育超级杂交稻”的学术思想。他希望邓启云回到常规育种的路上来，挖掘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潜力。

“袁老师对我说，如果我坚持分子育种，他也指导不了我。坚持还是放弃？我想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一早跑到袁老师办公室，告诉他就按他的思路办。”邓启云说，这一改就是20多年，改出了好多门道。这次老师指引我们的研究方向，最终推进了中国超级稻育种目标的实现。

开放团队，做大杂交水稻事业

2018年初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，邓启云作为“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”的主要成员，捧回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这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首次获奖的创新团队。

在获奖团队的15位主要成员中，当时自称“80后”的袁隆平院士是队长。一声“袁老师”，就是大伙对队长的敬称。

主要成员中，“60后”最多，有8位。他们中既有育种专家，也有栽培专家，是杂交水稻推广及超级稻攻关的中坚力量。“70后”“80后”也在成长。袁定阳、王伟平、吴俊等年青一代，担当起分子生物育种技术的探路者。

从当年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，到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，半个多世纪来，袁隆平深耕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，参与、推动了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历史性进程。他希望，研究杂交水稻的人越多越好，越能越好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展协作的时期，袁隆平常常架起小黑板，给来取经的协作人员讲课。后来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杂交水稻技术人员，如罗孝和、周坤炉、黎垣庆等人，都迅速成长为杂交水稻专家。

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后，袁隆平从国外争取到生物学奖学金资助名单，送出了谢放鸣、符习勤等多名研究人员出国深造。

有人担心人员输送出去不回来。袁隆平不这么看。“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，让他们都窝到我的手下，受着我个人的思想束缚，怎么超越和发展呢？更何况他们出去了，一是为国家增光了，二是有利于在世界上推广杂交水稻。”留学的博士们也十分努力，做出了突出的成绩，先后回国工作。

在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的长期合作中，袁隆平将获得的合作顾问费捐出来，专门用来资助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人，支持已有苗头和潜力的项目研究。福建农业大学一位博士后，开展多倍体水稻育种的探索性研究，因苦于经费不

足而几乎停滞。袁隆平得知后，伸出援手鼓励他取得成果。

这些年来，袁隆平拿出自己的部分奖金设立了“袁隆平农业科技奖”。印度专家伊希·库玛也获得了这项荣誉。30多年前，伊希·库玛来到湖南参加了杂交水稻技术培训，听过袁隆平的课。后来，他育成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占据了印度杂交水稻总面积的50%。印度，成为了杂交水稻种植的第二大国。

师道传承，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

袁隆平的第一份职业是教师。1953年，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来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，带着他新买的小提琴。

为了搞成一个高产新作物，他带领学生做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嫁接实验。当发现事实与流行的权威理论不符时，才知道自己被误导了很多年。袁隆平毅然选择拥抱正确但非主流的遗传学理论，并在上课时偷偷讲给学生听。这次在理论指导上的改弦易辙，为他念念不忘的高产新作物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。

这位“不安分”的研究型老师，后来调到了湖南省农科院工作，一生培养了数十名硕士、博士研究生。为高产而创新，早已刻进了袁隆平的骨子里。

张玉焯是袁隆平的博士研究生，第一次见到袁老师时，就碰上农民带着禾苗上门来问问题。“他回答得好有耐心，就想帮农民提高产量。”张玉焯说，袁老师对粮食安全有一种使命感，不希望世界上有人挨饿。

后来，为了产量的事，袁隆平发了一回好好的脾气。

“三一工程”是袁隆平提出的新战略，即三分地产出360公斤粮食，养活一个人。准备项目申报材料时，张玉焯提出：水稻又要优质绿色又要实现高产，难度很大，是不是将高档优质稻的产量降低10%，把亩产1200公斤的目标调为1100公斤？另外一个专家补充道，优质稻卖得高些，收入还多些。

“袁老师把本子往地上一丢，说‘我不同意，钱有什么用？当你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两个金元宝买不到一个馒头’。他坚决不同意降低产量，而是要求我们在这个产量目标的基础上改进质量，实现绿色生产。”张玉焯说，这个要求好高，但不得不佩服袁老师的高瞻远瞩。

去年底，第四届全国杂交水稻科学研究生论坛在长沙举行，近300位研究生齐聚一堂交流。远在海外的袁隆平院士，为论坛发来视频寄语，殷殷期望中，分享了他在科学探索中的8字体会：知识、汗水、灵感、机遇。

如今，大师已逝，怎不令人痛彻心扉！

让袁隆平院士倍感欣慰的是，他所开创的杂交水稻科学，越来越多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正在成长！他所坚守的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的信念，正在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心中升腾！

禾下乘凉梦 一梦逐一生

——怀念袁隆平

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刘良恒 周勉

5月22日，一位91岁的老人走了。湖南长沙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，三排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。不知是谁，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，向他祭献。

灵车过处，人们夹道相送；汽笛声声，祝他一路走好。一颗稻种，填得满天下粮仓。千言万语，道不尽一生故事。

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，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，一辈子躬耕田野，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。

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。

（一）君似雁随阳，为民谋稻粱

袁隆平逝世后，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——国土。何为国土？谓其“才德盖一国”，抑或“一国勇力之士”？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。因为还有对人民、家国、民族的责任和爱。

2019年9月17日，袁隆平被授予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当天，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。行动不便后，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，他在家就能看见水稻。

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，他的心，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。

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？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1956年上映的电影《上甘岭》中，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，唱起《我的祖国》。

稻浪飘香，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恋，对温暖的念想，对和平的向往。

那一年，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。不久后，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。这一转身，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境遇。

一部中华民族史，就是一部同饥饿斗争的历史。挨饿，曾是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。新中国成立前，少年袁隆平，因路遇饿殍，而立志学农。“让所有人远离饥饿”，一个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，让袁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。

“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，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，不让老百姓挨饿。”1953年，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，袁隆平立下誓言。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。

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。1984年，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，“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。”袁隆平回忆，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，配置了200多台仪器。

回望袁老一生，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，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。

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。质疑、失败、挫折，如家常便饭；误解、反对、诋毁，曾如影随形。他默不作声，背上腊肉，转乘几日火车，去云南、海南、广东，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。

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，就像候鸟追着太阳！

粮稳，则天下安。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。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，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——技术手段不断更迭，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。

近年，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.4亿亩，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。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，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。

“国土在，且厚，不可当也。”

（二）“我是洞庭湖的麻雀，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。”

5月22日下午，灵车缓缓驶出医院。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，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意，人们涌上街头，齐声呼喊：“袁老，一路走好！”

此时此刻，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：“一生修造杂交稻，万家食粮中国粮。我敬爱的大师千古！”

反饥饿，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。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《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》显示，2020年在55个国家/地区内至少有1.55亿人陷入“危机”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。

面对全球粮食危机，我们无法置身事外，不能无动于衷。

海外人士说，这位老人研究的，是根除饥饿的“东方魔稻”。

如今，“东方魔稻”，在全球40多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。

2010年，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·希兰写道：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，中国就是我的回答。

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，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。

杂交水稻，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“中国方案”。让全世界吃饱饭，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。

发展杂交水稻，造福世界人民——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。

他说：“我是洞庭湖的麻雀，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。”

他，做到了！

（三）真如少年

5月23日上午，长沙明阳山殡仪馆。细雨霏霏，祭奠者排起长队。

人潮中，有许多手持鲜花、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。他们面庞青涩，神情肃穆，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，然后，深深鞠躬。

一天前，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，许多青年齐声呼喊：“袁爷爷，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！”

同一时间，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，“袁爷爷，我一定好好吃饭。”

一群年轻人，以纯真的承诺，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。

袁隆平生前，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公开相，都堪比“大型追星现场”。尖叫、鲜花、掌声……在“95后”“00后”眼中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、顶流明星。

“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，在饭桌上，在课本里。”“明明素未谋面，我却泪流满面，像失去了爷爷一样”……一位91岁的老人，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“网红”？

没有比“手中有粮心中不慌”更踏实的安全感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，最直白的表达。

没有比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更持久的喜悦感，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，最扣人心弦的憧憬。

那些身处大千世界、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，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——那就是“真”，真如少年。

他倔强，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，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，可以战胜饥饿；他坦诚，功成名就后，面对测产失败全无怨言，“跌跌就跌跌，再爬起来就是了”；

他幽默，步入耄耋之年，总是自称“90后”，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；他活跃，过了80岁，还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，而且担任主攻手；

他浪漫，工作至深夜，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，跃入水里畅游；……

“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，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。但是，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，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，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。”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，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扉。

（四）袁隆平走了，袁隆平星依然闪耀……

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，弥留之际，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，唱起他最喜欢的歌。

他走得安详，嘴角带着笑。有人说，袁老那么思念母亲，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

还有人说，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。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，穗粒比花生还大，风轻轻吹过，袁老戴着草帽，就坐在稻穗下乘凉。

禾下乘凉梦，一梦逐一生。这是袁隆平的梦，也是后来者的梦。

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。可他想说到的，人们却看得见——

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，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，无数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；在新疆、山东、黑龙江等地，已有超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，许多角落还在等待“再造亿亩良田”的理想步步实现……

未竟的事业，科学的价值，正待我们去坚守，拼搏，开掘。

“书本里长不出水稻，只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。”这是袁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——唯有实践，方不辜负真理。

即使身处重病之中，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。

入院之初，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：“天晴还是下雨？”“今天多少度？”有一次，护士回答28℃。袁隆平急了：“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！”

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，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。

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——爱国为民、刻苦钻研、全心奉献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，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，烛照后世。

生命有尽头，科学无止境。一代科学巨擘陨落，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，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！

你听！传承的决心，如稻穗饱满——“我追的星陨落了，会有更多的星亮起……”

青春的誓言，如稻苗蓬勃——“请放心，您这位‘90后’没有完成的，还有其它‘90后’顶上！”

袁隆平走了，袁隆平星依然闪耀……

（新华社长沙5月23日电）

「袁老」三湘第一棒照片，珍贵极了！

步伐铿锵，气场十足，照片拍摄者陈建勇——奥运火炬来湘传递，作为第一棒火炬手，袁隆平满面笑容，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典波

“2008年，北京奥运圣火在岳阳传递，我拍下袁隆平传递火炬照片，袁老‘三湘第一棒’照片，珍贵极了！”5月22日，得知袁隆平辞世的消息，岳阳摄影家陈建勇连夜整理他拍摄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传递奥运圣火的照片，将其发到网上，以此祭奠袁老。

陈建勇是岳阳市摄影家协会会员，业内称之为“拼命三郎”。2008年，北京奥运圣火将在岳阳传递，这自然是摄影人最关心的题材。事先得知，袁老将担任第一棒火炬手，陈建勇非常激动，一定要想办法拍到袁老传递火炬最精彩形象，于是提前做好了准备。

6月3日，北京奥运圣火在岳阳传递的日子。当天凌晨，“全副武装”的陈建勇就来到了岳阳楼景区附近。现场戒备森严，他千方百计突破3道关卡，终于到达了岳阳楼主楼前。

8时45分，奥运圣火传递开始，袁隆平担当第一棒火炬手。身材高大的袁老，身着奥运服，满面笑容，步伐铿锵，气场十足。现场掌声雷动，气氛十分火爆。

“我时而俯下身子，时而高高跃起，突破人群的阻碍，按动快门连拍，终于拍到了袁老最精彩的瞬间。”陈建勇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十分激动。

“袁老是我敬佩的人，我拍到了有岳阳楼为背景、袁老传递火炬的正面照，虽然当时自己汗流浹背、十分疲惫，但觉得这一辈子都值了！”

袁老“三湘第一棒”的照片，也成为陈建勇的代表作之一，广泛流传。“袁老敬业、创新、奉献、超越的精神，摄影人和艺术家都应该好好传承！”陈建勇说。



缅怀袁隆平爷爷

5月24日，小学生在台上深情朗诵《为了人民的饭碗》。当天，长沙市芙蓉区大同第三小学举行“缅怀英雄寄哀思 爱惜粮食共追梦”悼念袁隆平爷爷活动。师生通过集中收看微电影《袁隆平和杂交水稻》、诗歌朗诵、绘画创作、讲述袁隆平爷爷故事等多种形式，表达对袁隆平爷爷的追思和缅怀。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郭美珍 摄影报道

电影《袁隆平》全国免费展映

潇湘影城、淘票票、猫眼等平台均可预约购票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5月24日讯(记者 邓正可)5月23日至5月31日，电影《袁隆平》在潇湘院线旗下潇湘国际影城全国24家门店和湖南超40家加盟影城免费展映。观众可在潇湘影城各门店官方公众号上查询排片场次，并支付0元购票。也可以通过淘票票、猫眼平台查询各加盟影城的排片场次，并支付0.01元购票。

电影《袁隆平》由潇湘电影集团拍摄制作，讲述了袁隆平30岁至60岁的故事，以田园

牧歌式的画面，幽默风趣的叙事，浪漫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理念，再现了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“三系配套”研究并取得成功的风雨历程。

电影还原了袁隆平从青年到老年的艰苦奋斗历程，也展现了杂交水稻技术攻关的不易。其中，袁隆平亲自出演了老年的自己。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外国记者讲述了自己的“禾下乘凉梦”。